

俄罗斯“语言逻辑分析学派”的逻辑语义研究

周民权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 710128; 苏州大学, 苏州 215006)

提 要: 俄罗斯“语言逻辑分析学派”从不同的逻辑推演视角解释和分析语言问题, 以句子的意义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 运用形式逻辑的思想和机制解释自然语言的表达方式, 把句子的意义与构成句子的词的意义分隔开来, 以此确定该语句在现实世界或者某些思维模式中与什么相一致。彰显这种观点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名词性短语和语义命题中的“指称”以及交际中的“沉默”等两个方面: 前者聚焦词语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 后者则专注无声交际中的逻辑判断, 两者从不同视角诠释了逻辑语义的内涵与外延, 进一步拓宽和丰富了语义学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俄罗斯“语言逻辑分析学派”; 逻辑语义; 指称; 沉默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李锡胤先生和华劭先生是我等后学非常敬仰的学术泰斗, 其深邃的语言学思想惠及国内几代俄语学人。我曾虔诚拜读李锡胤先生的诸多著述, 受益匪浅, 尤其是“转向: 在别人还没注意时, 先看出问题——就《语用学的哲学渊源》给作者的信”(载于《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1期)一文字字珠玑, 读后大有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之感, 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了很大启迪。与华老师相识多年, 我深受恩泽, 在其1979年主编的《现代俄语语法新编》影响之下步入语言研究的漫漫之路。1984年5月, 我曾远赴黑龙江大学讨教, 当面聆听华老师对我的硕士论文的殷切指导。华老师丝毫没有门第之见, 视我这个来自西安外国语学院的外校学生如同知己, 耐心阐释他悉心修改的论文评阅意见及建议。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之后不久, 华老师又建议我把论文中有新意的些许内容整合为一篇文章, 投稿给创刊不久的《中国俄语教学》, 我欣然从命, 之后在该杂志发表了《协调联系的研究简史初探》(载于1986年第2期)一文。对于一个在学术上初出茅庐的硕士生来说, 能够较快涉足国内俄语顶级刊物, 这种如愿以偿所激发的励志成为鞭策我砥砺前行的科研动力, 由此油然而生的对华老师的感恩之情与深切怀念难以言表! 值此“第十二届全国语义学暨李锡胤先生、华劭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征文之际, 奉上该篇语义学研究拙文, 聊以纪念两位学贯中西、众所崇仰的学术大师。

1 引言

随着20世纪后半期语言学研究进入“语义爆炸”时期, 世界各地的不同语义学派、流派以及相应的语义学理论竞相问世, 风行一时, 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态势, 俄罗斯语言学界概莫能外。

在俄罗斯语义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涌现出一大批代表不同研究方向和观点的专家学者。他们基于俄罗斯语言学的深厚传统, 并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思想, 形成了若干个

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莫斯科语义学派和语言逻辑分析学派。它们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使俄罗斯语言学跻身于世界语义学研究的先进行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鉴于目前国内学界对俄罗斯语言逻辑分析学派的逻辑语义研究状况暂限于零敲碎打，鲜有系统研究，本文拟就对此进行简要述评。

2 语言逻辑分析学派概略

语言逻辑分析学派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代表人物当推Н.Д. 阿鲁秋诺娃（Н.Д. Арутюнова）、Е.В. 帕杜切娃（Е.В. Падучева），主要成员包括О.Ю. 博古斯拉夫斯基（О.Ю.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Т.В. 布雷金娜（Т.В. Булыгина）、И.А. 格拉西莫娃（И.А. Герасимова）、М.Г. 谢列兹涅夫（М.Г. Селезнев）、Е.Д. 斯米尔诺娃（Е.Д. Смирнова）、Ю.С. 斯捷帕诺夫（Ю.С. Степанов）、Г.И. 库斯托娃（Г.И. Кустова）、Г.Е. 克雷德林（Г.Е. Крейдлин）、И.Б. 列翁季娜（И.Б. Левонтина）、С.М. 托尔斯塔娅（С.М. Толстая）、Н.А. 法捷耶娃（Н.А. Фатеева）、И.Б. 沙图诺夫斯斯基（И.Б. Шатуновский）、А.Д. 什梅廖夫（А.Д. Шмелев）等数十位著名学者。

该学派认为，语义学实质上是逻辑语义学的变体形式之一，因而可以采用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推演视角解释和分析语言问题。不言而喻，形式逻辑的思想和机制在语言学中被用来解释自然语言的表达方式。按照逻辑传统，该学派认为描写语句的意义就等于制定规则，按照这些规则可以确定该语句在现实世界或者某些思维模式中与什么相一致。这种观点实际上以句子的意义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看句子意义是否符合现实世界中的“真值条件”（условия истинности），即把句子的意义同构成句子的词的意义分隔开来，以保障为句法成分所衍生出来的句法结构提供语义解释。

作为语言逻辑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Н.Д. 阿鲁秋诺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这一方向的研究。1986年她就任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逻辑分析课题组组长，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语言进行系统描写。从1987年开始，课题组每年定期举办一次主题明确的语言逻辑分析研讨会，组织来自国内外的众多俄语学者就语法、语义、语用等学科的逻辑分析问题展开广泛讨论，每次研讨会结束后不久，都由她主编出版一套《语言逻辑分析》文集，迄今为止已出版30余套，涉猎内容广泛，其中包括：语用学与内涵性问题，指称与文本建构问题，知识与评价，文本的矛盾性与异常性，观念分析——方法、结果与前景，同一性与相似性，比较与认同，文化观念，逻辑学与语言学模式，行动模式，心智行动，言语行动，沉默语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命运观，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真理和真理性，语言与时间，文化和语言中人的形象，动态世界的语言，空间语言，伦理学语言，混沌与宇宙——“有序”与“无序”观念场，“始”与“终”语义，美学语言，语言定量，游戏观念场，嘲讽的语言机制，谎言与幻想，肯定与否定，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独白，对话和多口对话等数十项研究命题。

不难看出，该学派的学术视阈已经延伸到逻辑语义、语言个性、语言共性、语言意识和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20世纪俄罗斯普通语言学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派之一，在语义学、语用学及语言观念分析等一系列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其逻辑语义研究独树一帜，成果彪炳。囿于篇幅，本文重点评介具有代表性的以下两例。

3 逻辑语义中的指称

指称理论（теория референции）是Е.В. 帕杜切娃与Н.Д. 阿鲁秋诺娃等人提出的，重在研究逻辑语义中的指称，其主要观点集中体现于Е.В. 帕杜切娃的《语句及其与现实的关联性》（«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е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1985）以及Н.Д. 阿鲁秋诺娃的《语言意义类型：评价·事件·事实》（«Типы языковых значений: Оценка. Событие. Факт», 1988）等专著中。按照该理论，语言表达同现实世界中的事物、事件、情景、事态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对应关系，名词性短语、单句、从句以及由句子派生而来的完全名物化和非完全名物化结构等语言单位的命题成分具有指称属性。换言之，指称概念是“言语单位（首先是名词和静词性组合）与语言外的现实世界之间相互对应的过程，同时也是这一相互对应的结果”（Кронгауз 2005: 268）。这些语言学家对指称的研究通常集中在名词性短语和命题语义两个层面，两者相互依托，各有侧重，分别聚焦不同研究重点。

认知语义学的指称意义涉及语言符号、人脑及现实世界之间互为依托的三维关系，注重言语情景的语句指称研究，而逻辑语义学的指称意义则基于哲学意义符号论的唯实主义，注重名词的实指性。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指称理论的共同出发点：根本上都是要确定语言表达式与非语言对象之间的种种对应关系。指称学说的初衷就是要为解释和运用语言提供某种逻辑上的依据，而且逻辑毕竟是从“指出言语事物的语言表达式开始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意义研究命题向逻辑和哲学分析的靠近更突出了这一宗旨。（张家骅，彭玉海，孙淑芳，李红儒 2003: 417）传统指称观认为，语义学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表达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它指称语言外的对象。这一观点无可厚非，因为任何理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外部世界及其意义的研究。但实际上，包括语义学在内的某些理论与经验世界的联系较少，其指称和意义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及特点，具体来说，我们所说的逻辑语义中的指称“乃是语言表达同其所指对象的一种意向性关系，即它是谈论或关于一个东西的。这里的意向性不是心理学的，也不是语用学的，而是语义学的。这里的指称对象完全是由语义学的性质、功能和内容决定的语言对象，是抽象的概念对象”（王鹏伟 2015: 76）。通俗地讲，名称通过指称外部世界中的事物或事实而具有意义，一个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称的对象。名称和对象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对象既包括个别的人或物，也包括某一类事物，还包括状态、性质、关系等。

Н.Д. 阿鲁秋诺娃为В.Н. 亚尔采娃主编的《大百科词典·语言学卷》（«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 1998）撰写了“指称”这一词条。她明确指出，指称由句法、语用、逻辑语义三个基本因素确定：根据句法功能，可以区分出名词性短语的指称性及非指称性用法，其各种指称类型出现在主语和补语的位置上，但出现在谓语位置上的名词性短语另当别论，它没有实体，指的是相应事物的性质，而不是现实的事物；在语用方面，名词性短语大都是有具体所指的，根据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背景知识，指称可以划分为只有说话人知道所指事物的引进性指称、交际双方都知道所指事物的认同性指称、双方的背景知识不包含的不定指称三种类型；与逻辑语义因素相关的名词性短语具有以下指称特点：（1）指称事物集合体中的一个成员；（2）指称事物集合体中的某个部分；（3）指称具有一定特点的事物子集合体；（4）指称整个事物集合体；（5）指称事物集合体中的任一代表；（6）不指称任何事物集合体。（Н.Д. Арутюнова 1998: 411）显而易见，以上前五个特点较好理解，第六个特点似乎令人费解。对此，张家骅、彭玉海、孙淑芳、李红儒等黑龙江大学教授在其专著《俄罗斯当代语义学》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是指那些当下不能被肯定、不能被具体化的事物，它们往往处于疑问、祈使、否定、将来、可能、条件、愿望、目的、准备等上下文中，因此我们建议将其称为非现实性所指”（张家骅，彭玉海，孙淑芳，李红儒 2003: 401）。我们认为，这一阐释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所谓“非现实”，意即“虚拟”或“不存在”。既然所指事物具有“非现实”属性，名词性短语不指称这些事物也就在情理之中。

Е.В. 帕杜切娃明确指出，名词性短语的指称地位与包含这些名词性短语的命题的指称地位密切相关。（帕杜切娃 1985: 247）命题是构成事实的句子的组成部分，句子指称与名词指称之间具有密切的相互协调性。只有搞清楚语句中名词短语的实际所指，才能够进一步了解语句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是正确理解语句内容的必要条件。如在“*Всякий человек доволен, если он одержал победу*”（任何一个人在他取得胜利时，都会感到心满意足）一

句中，第三人称代词он仅限于指代名词性短语всякий человек，该短语与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Н.Д. 阿鲁秋诺娃对此表示认同，并引用瑞士著名逻辑语法专家Ш. 巴利（Ш. Балли）的相关观点来说明问题：任何语句中的名词性短语都同现实有某种关联，包括像“Кит — млекопитающий”（鲸是哺乳动物）和“Все люди смертны”（人都会死）这样的句子。（Балли 1955: 92）显而易见，Ш. 巴利所说的语句作为言语单位，就其构成要素来看，实际上是包含名词的静词性组合，他将其划归名词性短语不无道理。但我们不敢苟同的是，如果名词性短语中包括“鬼、神、阴魂、阎王”之类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内容，它们与现实的对应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上述“任何语句中的名词性短语都同现实有某种关联”一说是值得商榷的，这似乎也可以成为名词性短语“不指称任何事物集合体”之说的又一佐证。

Н.Д. 阿鲁秋诺娃认为，命题是带有显性态式的句子的一部分，其意义属于用真理与谎言坐标构建的逻辑空间中的限定单位，而不是现实空间中的限定单位。因此，带来这一意义的判断涉及的是世界的概念方式，而不是“未雕琢好的”现实。由此可见，它们不能准确地表述那些有关现实客体的信息。这一特点把命题称名与广义的事件称名明显地区分开来。

（Арутюнова 1999: 438）就指称对象的本体属性而言，命题可以区分为事实命题和事件命题两种：事实命题的语义焦点是联接判断主词与谓词、表达真值意义的逻辑系词，其指称对象因而只限于心智世界的真与假；而事件命题的语义焦点是谓词本身，谓词表示的概念意义特征属于主词表示的具体事物，因而其指称对象是外部世界的事件、过程。例如，意见命题态度谓词支配的以逻辑系词为焦点的事实命题（如“我认为你是正确的”）不能改写为完全名物化的形式（“我认为你的正确”），而感知谓词支配的以谓词本身为焦点的事件命题（如“我看见了校队在比赛”）可以改写为完全名物化的形式（如“我看见了校队的比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具体的指称关系是在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实现的；另一方面，指称的全部机制仍属于语言的聚合系统。命题的指称问题既可以在语句的层面上研究，又可以在句子的层面上研究。指称理论在句子层面研究命题及其构成部分用于各种指称类型的潜在功能，而在语句层面上研究的则是这些潜在机制实现的具体条件。（张家骅，彭玉海，孙淑芳，李红儒 2003: 8）

在Е.В. 帕杜切娃、Н.Д. 阿鲁秋诺娃看来，命题语义构造中的主体、客体及述体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指称使命。主体是实现命题指称的核心，它必须提供对述体理解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面向世界，对言语对象的认同提供保障。即便是抽象名词主体，也需要二阶逻辑化或者本体化为思维中的性质实体，而且其指称地位与具体名词相同。（Падучева 1985: 294）从表达方式来看，带指示语的名词短语、专有名词、人称代词等通常表达的命题语义主体是定指的；单个名词、数一名词组根据言语使用的条件，表达的语义主体或是定指的，或是不定指的；不定量数一名词组一般表达的语义主体是不定指的。而不带表示泛指、类指、有定、无定等逻辑项量的单个名词比较特殊，它们虽然不带表达外延意义的全称量词，但同样可以表达类指。例如：“Мужчина(类指)в нашем обществе по-прежнему играет главенствующую роль”（男人在我们当前社会中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一句中的мужчина就属于类指，而不是定指某一个人。试比较：“Приходил к вам мужчина(定指)низкого роста”（有一位个子不高的男士曾来找过您）。命题语义构造中的客体同样具有指称功能，能够把指物转化为各种各样的实指，例如：арестовать преступника（逮捕犯罪分子）表示瞬时结果行为对象，продвинуть стол（移动桌子）表示位移的事物，строить дом（造房子）表示渐成事物，порвать документы（撕毁文件）表示消失的事物，лечить больного（医治病人）表示状态渐变事物，прийти в сознание（苏醒过来）表示既成事实，如此等等。命题语义构造中的述体一般由动词、形容词、名词充当，表示人所认定或者赋予主体的特征、性质，常与情态范畴密切相关，表达命题认知意义。用传统逻辑的话来讲，就是述体词的内容属于思维，独立于客观存在。张家骅等认为，这些述体成分通过概念意义表示单一的行为、功能、性质、属性等，它们不

是替代事物的符号，而是替代概念的符号，这些词只是通过主体才与世界相对应，因而本身没有指称功能。即便是充当述体的名词性成分，也不与任何人、物相对应，只有表义功能，没有指称功能。（张家骅，彭玉海，孙淑芳，李红儒 2003：419）

Н.Д. 阿鲁秋诺娃虽然否认述体的指称功能，但也承认述体中的许多名词具有双重功能，兼备指称与非指称两种用法，如писатель（作家）、профессор（教授）等普通名词处于述体位置时，即可获得述体词的类似行为意义；而当动词处于主体位置时，则常常起到指称相关事物的作用。她还从另一角度阐释了述体的指称属性，认为述体虽然不像表物名词那样拥有第一性的指称功能，即缺乏“实物性”，因为客观现实中确实没有这样的对应实体，但它却具备典型化的表象，即“实在性”，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性质实体，是人类对现实认知的结果，因而具有一类通过自己的外延反映在述体意义中的特征的事物实在性，只是命题语义中未能把指物转化为定指。（Арутюнова 1999：3）针对这种情况，张家骅、彭玉海、孙淑芳、李红儒明确指出，“我们可以把事物性指称叫做‘实体指称’，述体表示的指称叫做‘性质指称’。从语言逻辑的视角看，实体指称与性质指称是不同层次的指称，它们所指称的对象因而也是处在不同的层次上。实体对象是在客观层次上，而性质或状态是在思维层次上”（张家骅，彭玉海，孙淑芳，李红儒 2003：420）。换言之，实体指称是思维对客观事物的直观反映，而性质指称则是思维对有关客观现实的思维内容的反思，并由此实现述体特征的物象化，两者均与思维密切相关。诚如Н.Д. 阿鲁秋诺娃所说，交际功能和思维表达功能构成了语言属性的内涵，这两个基本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判断。思维始于交际，而交际则断然离不开思维。判断确立了人的世界与关于世界的思维之间的联系，其中殊相体系的实质融为一体：主体代表世界，其任务是对言语对象予以证同，而述体则代表人，即代表人的意识中存在的概念体系，其任务是指出与交际目的相符的那些特征。（Арутюнова 1999：1）实际上，世界五彩缤纷，包罗万象，客观现实无疑具有多面性，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多面体。事物体词与特征词都可以反映现实世界的某一方面，述体的语义也可以借助指出某个“客观现实片断”而获得真假值的阐释，因此可以说，“述体词的意义基础肯定是物的形象的抽象模型”（Васильев 1990：71）。这事实上是柏拉图的唯实论对述体指称所作的广义理解，即述体对情景的描写体现为真值时，它与情景之间的关系也叫指称。持相同看法的俄罗斯语言学家不在少数，如В.Н. 亚尔采娃、Т.В. 布雷金娜、С. 克雷洛夫等学者认为，“词语指称的对象可以是事物，也可以是行为、过程、情景、状态、性能等”（Ярцева 1990：128）。显而易见，在俄罗斯语言学家长期不断的深入研究和争鸣中，述体的指称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确认，为命题语义的指称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进一步拓展了逻辑语义研究的内涵与外延。

指称理论的提出使得句子语义的研究产生了本质性和革命性的变化。该理论“把词汇语义研究与句子语义研究加以有机结合时所达成的最关键成果扩大了对语言单位称名功能的认识”（李勤 2006：4）。对这一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Т.В. 布雷金娜、А.Д. 什梅廖夫、Е.В. 拉希利娜、Г.Е. 克雷德林等俄罗斯语言学家。他们在自己的专著或者论文中都对指称理论作过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如Т.В. 布雷金娜、А.Д. 什梅廖夫合著的专著《语言的世界概念论（以俄语语法为语料）》（《Языковая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мир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1997），Г.Е. 克雷德林、Е.В. 拉希利娜合写的论文《动名词的指物地位》（《Денотативный статус отглагольных имен》，1981）等。这些语言学家的研究视阈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共同拓展和完善了指称意义的研究体系。

4 逻辑语义中的沉默

俄罗斯学者对沉默有诸多研究。例如，М.Н. 爱波斯坦明确指出，沉默只发生在人的世界，仅仅针对人而言……沉默本身属于语言的虚拟领域（Эпштейн 2006：180）；В.В. 博格达诺夫认为，沉默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具有联系和影响功能：联系功能通常发生在彼此非常熟悉的人之间，既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影响功能具有诸多含义，可以表达仇

视、同意、固执己见、不愿说实话、羞愧、谦虚、腼腆、误解、张皇失措等（Богданов 1986: 12）。

其他学者也对沉默作过类似的表述，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仅限于零敲碎打，缺乏系统性。Н.Д. 阿鲁秋诺娃借鉴其相关观点，以俄语为语料，对沉默现象作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她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于1994年主编的论文集（《语言逻辑分析：言语行动语言》（«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 реч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中，其中第三部分“言语行动语用学”（Прагматика реч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所收录的10篇论文大都与沉默有关。Н.Д. 阿鲁秋诺娃不仅为该论文集写了序，而且发表了《沉默：使用的上下文》（«Молчание: контексты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和《沉默与情感》（«Молчание и чувство»）两篇文章，详尽分析了沉默作为一种言语动作所发挥的重要交际作用。后来，在其1999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语言与人的世界》（«Язык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а»）以及2000年主编出版的论文集《关于语言的语言》（«Язык о языке»）中的《沉默现象》（«Феномен молчания»）一文中，她浓墨重彩，以大量的篇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沉默这一语用现象的理论支撑与实践阐发。

Н.Д. 阿鲁秋诺娃认为，沉默是一种语用现象，沉默语用学（прагматика молчания）正是在说话语用学（прагматика говорения）的背景下形成的，如“打破沉默”一说只能以先前已有的“说话”为基础，也就是说，说话先于沉默，在说话之前不一定必有沉默。（Арутюнова 1994a: 106）换言之，“沉默”所隐含的意义有赖于现实世界中言语交际的条件，即在交际双方直接对话的过程中，沉默才会获得具体的语用含义。如果仅仅研究词汇意义，俄语动词“沉默”（молчать）的内涵等同于无标记的动词否定形式“不说话”（не говорить），沉默的意义无可研究。但如果从言语行为和语言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尽管沉默是以说话为前提的，但说话不一定都发生在沉默之前，没有言语并不都是沉默，沉默并不都意味着没有言语活动。（周民权 2009: 26）

按照Н.Д. 阿鲁秋诺娃的观点，从逻辑语义视角，可以对沉默有两种理解：一是将其作为空缺言语行为（нулевой речевой акт）进行研究，二是摹状描写动词молчать（沉默）及其派生词等语言手段所实施的空缺言语行为，至于动词молчать的其他意义，其中包括“不出声”，则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她明确指出，“我们感兴趣的是摹状沉默，首先是其外延以及使用的语境，即拒绝言语行为可以归结为沉默概念以及描写它们时需有动词молчать参与的语境”（Арутюнова 1994a: 106）。

Н.Д. 阿鲁秋诺娃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详尽阐释了沉默所表达的深层含义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她明确指出，“沉默是一种断然离不开语境的有意义的空缺言语行为，是交际活动的最高形式，是表达或者传递心理感受和感情的纯粹方式，该方式不受词缀和词干的假定意义的影响”（Арутюнова 1994b: 178）。交际活动纷繁多样，具有诸多表现形式，Н.Д. 阿鲁秋诺娃视沉默为“最高形式”和“纯粹方式”，足以见得她对沉默的重要性的高度认可，亦与她研究沉默现象时一贯强调的语用思想一脉相承：意义是需要能指的，而许多意义则体现于诸多相互有别的符号之中。但是沉默缺少符号，它本身不能成为符号，不会产生区分特征。沉默的含义是上下文、语境、社会行为准则、迷信传说、仪式等赋予的。为使空缺的符号获得意义，需要具体的逻辑语义分析和特殊的交际条件，有时甚至需要借助于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等伴随语言信号，且这些沉默的意义“伴随者”常常居于主导地位，而以副动词形式出现的动词молчать则处于次要地位，如молча усмехнуться（默默地冷笑一下）、отвернуться（转过身去）、подать руку（伸出手来）、подмигнуть（使个眼色）、кивнуть（点了一下头）等。这样一来，“交际沉默”的含义得以进一步彰显，它是由交际语境、言语背景及伴随动作构成的，其研究可以让人们看到，在必须的交际语境下，以说话或者不说话为背景的言语空缺具有哪些语义潜能。（Арутюнова 2000: 418）

通过对沉默现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研究，H.Д. 阿鲁秋诺娃基于逻辑语义和语用视角，将沉默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4.1 对话型沉默

交际语境因规约程度不同而纷繁多样，其中最为规范的语境当属对话。H.Д. 阿鲁秋诺娃认为，对话型沉默（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е молчание）有两种：

第一种沉默是情不自禁的，属于征兆型的下意识行为，由张皇失措、心不在焉、犹豫不决等原因引起，它之所以获得意义，是作为征兆，而不是作为符号。这种对话中的停顿被视为背离交际规范。在大多数所研究的上下文中，沉默被视为背离了人所固有的自然言语实践：言语天赋徒有虚名，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只有生命的终结可以为沉默辩解，人们常以“Они навеки умолкли”（他们永远沉默了）来谈论逝者。言语使人联想到生命，而沉默则让人联想到死亡。被个人境遇所证实的沉默是心理危机的征兆，如病痛、疏远他人、孤独感、难以作出决定、隐秘、说不出口的情感折磨等。沉默的时间越长，征兆越明显。（Арутюнова 2000: 424）

第二种沉默是有意而为之，是一种具有明显交际意向的言语行为，只有通过有说话人和受话人参与交际的对话，沉默所表达的各种意向意义和交际目的才能彰显出来。按照H.Д. 阿鲁秋诺娃的观点，目的明确成为对话这种人类活动的重要依据，它不仅确定个别对话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确定人类交际的类型或风格。（Арутюнова 2000: 424）

对话型沉默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引起的，并相应地与这些原因（还包括面部表情及体态符号）一道获得各种各样的解释。一般来说，沉默远远不是总能协调对话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隐藏着这样或那样的对立类型，很少表示与说话人保持一致，有时甚至表示敌视。“沉默是同意的标志”这句话通常用于直接引语，是说话人用其提醒受话人的：如果不同意，就要说出来。因此，沉默表示同意是指特定的场合，并不具有普遍意义。H.Д. 阿鲁秋诺娃认为，受话人可能以沉默表示，他将不会妨碍说话人的言行，但不想为其承担责任。因此，沉默是自我解脱，而不是表示同意，这一点在社会交际中表现尤甚。在对话语境中，沉默最易与以下四种情况挂起钩来：不予回答；没有对对方的呼唤作出反应；没有给相关人士通报信息；由于害怕或者避免出现不良后果，不表达意见。前两种情况中的沉默是一种直接的对话反应，第三种情况中的沉默是出于某种动机，而第四种情况中的沉默近似于一种表达不干涉态度的反应。（Арутюнова 1994a: 110）

H.Д. 阿鲁秋诺娃认为，在人际对话中，还有一种相互沉默，即沉默对话情景。如连续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著名旅美俄罗斯作家B. 纳博科夫曾经写到：“常会发生这样的事：经过几分钟貌似热闹的沉默之后，费多尔突然发现，大家在这段时间其实都知道，这种似乎杂乱的双向言语意味着什么，它会像小溪一样，以双方都明白的话语突然展现出来。”（Арутюнова 1994a: 111）其中所说的“双向言语”即为对话沉默，不仅表明沉默是一种言语行为，而且交际双方对沉默的含义心知肚明。

对话与倾听密切相关，当说话人侃侃而谈时，受话人通常会保持沉默，洗耳恭听。H.Д. 阿鲁秋诺娃认为，人保持沉默发生在思考时，而不是在倾听时，所以谈到倾听的人时，人们通常不会说他在沉默。有时人们会说“他默默地听着”（Он слушает молча），是指他不打断对方的话。也就是说，受话人在听对方说话时保持沉默，是出于对说话人的礼貌和尊重，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沉默，这与他在对方讲话时故意漫不经心或者不屑一顾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在听完演讲、音乐会或看过戏剧之后，听众或观众如果保持沉默，则被视为一种负面反应，因为这些表演行为要求获得一定的评价，期待达到某种美学效果，如果听众或观众表示满意，通常会送上掌声，而沉默则意味着不满意、漠视、无所谓、窘迫或者害怕等。（Арутюнова 2000: 427）简言之，在“演讲、表演”和“听、看”这种特定的对话型沉默

中，听众或观众的沉默一旦与演讲者、表演者所期待的行为发生碰撞，或者与这种交际场合约定俗成的社会规约相左，便会变成一种用“无语”来表明态度的交际工具。

4.2 社交型沉默

社交型沉默（светское молчание）不同于对话沉默，它指的是在社团交流和人际关系以及家庭关系中的沉默，具体表现为不参与对话、不交换意见、不参加活动等等。例如：“Все пели, а он молчал”（大家都在唱歌，而他却默默无声）；“В обществе он больше молчал”（他在社交场合更多的时候是保持沉默）等。在这种场合，沉默符合不爱说话者的情绪和总体行为特点。这里的沉默与其说是“论个”，不如说是带有量化意义，即以参与规范的言语活动的数量来进行比较，常常表达人的情绪和性格特点。例如，Н.Д. 阿鲁秋诺娃借用Р.О. 雅各布森评价诗人В.В. 马雅可夫斯基的一段话（“他从不对自己和别人说三道四。他通常不参与交谈，只是开玩笑，读读诗歌，说一些与文学主题有关的事。他不喜欢与人交谈，是一个相当沉默的人”）说明问题，认为这个例子的意义在于，对沉默不应理解为参加言语活动的比重，而应理解为一个人不热衷于参加某种“暴露”其隐私的交际活动。沉默意味着内向，不会敞开心扉，与内心深处的秘密挂起钩来，让人产生联想。（Арутюнова 1994a: 111）

在人际交往中，沉默还表示人在争斗中不予回击，表示服软或者屈服，如在И.А. 布宁的短篇小说《我一直保持沉默》（«Я все молчу»）中，主人公“傻傻”（«Шаша»）用一句“我坟墓里的骨灰知道一切”（Прах моей могилы все узнает）说明问题，把自己的沉默归结为“心灵的秘密”。但是Н.Д. 阿鲁秋诺娃认为，当一个人的尊严受到伤害时，他仍然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并非表示不予回击，而是意味着蓄势待发，不甘委屈，维护自尊。（Арутюнова 2000: 426）例如，在“Его задевают, а он молчит”一句中，别人羞辱他，但他保持沉默，并不表示他甘愿受辱，可能意味着“在沉默中爆发”。

在社交型沉默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对一般交谈的观察与思考，即“静观其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粗野的白发上尉“坐啊坐，一直保持沉默，一句话不说。突然，他站在屋子中间，好像是自言自语，大声说道：如果没有上帝，我在他之后算是什么上尉？”这是经过思考之后发出的声音，其中所隐含的意义也许只有白发上尉自己知道，其他交谈者不一定明白个中缘由。（周薇，周民权 2019: 44）

然而，Н.Д. 阿鲁秋诺娃认为，还存在一种“纯粹的沉默”，即没有原因和目的的沉默，沉默者觉得仅此而已，别无他意。（Арутюнова 2000: 427）例如，Л.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阿纳托里一声不吭，把一只脚晃来晃去，高兴地注视着公爵小姐的发型。显而易见，他可以很长时间这样安详地保持沉默。他的表情似乎在说：“如果有人觉得这种沉默不舒服，那就讲话吧，但我不想说话。”我们认为，乍一看来，阿纳托里的沉默似乎没有什么目的性，但仔细想想，其实不然。这种貌似漫无目的的沉默在社交场合屡见不鲜，沉默者一言不发，默默无语，并不意味着他失去观察与思考的能力，在沉默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许才是他保持沉默的真正原因。

4.3 社会型沉默

按照Н.Д. 阿鲁秋诺娃的观点，社会型沉默（социальное молчание）指的是不对侵犯人权行为作出回应，等同于不履行道德义务。个人义务是明确的，道德规范是全方位的。因此，不承认对某一类人或者某个具体的人应尽的义务，并不能成为为沉默辩解的理由。例如，报刊上曾引用一位德国路德教牧师的话：当犹太人被屠杀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共产党人被投送监狱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当天主教徒被殴打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当我被抓时，已经人去楼空，没有一个人哪怕能够站出来说一句话替我辩护。（Арутюнова 2000: 428）这就是沉默带来的负面效应，如果每个社会人不能勇敢面对严酷的事实，不能主持正义，据理力争，而是一味沉默，明哲保身，到头来受

害的不仅仅是整个社会，而且殃及自己本人。

Н.Д. 阿鲁秋诺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即无需回答问题和接受询问、不必接受审讯，并且摆脱了令人厌烦的记者和侦察员时，他在“总体的”交际场合“合法”使用言语的最一般的条件是什么？在这种场合，什么能够为“说话”辩解，并且把不说话划归为沉默？（Арутюнова 1994a: 113）一般情况下可以断定，有话可说的人应该说话（当然，如果说话不带来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说话，会被视为不正常。其原因在于，经常性的使用动词молчать针对的是那类应该有话可说的人，如作家、社会活动家、说教者、人生导师等。这种场合的沉默被解释为创作危机的标志、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迫不得已，有时被解释为停滞。因此，对作家的沉默及其原因或者动机进行通报是合情合理的，试比较：为什么布洛克在全民崇拜时期沉默了整整一年？列夫·托尔斯泰如何从难以填补的停滞中一步步进入《安娜·卡列尼娜》创作的？如此等等，说明沉默作为一种言语动作，面对社会时常常表达某种行为立场，如作家、媒体、舆论界的沉默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意味着静态观察与思考、等待时机厚积薄发，或敢怒而不敢言、听之任之、不履行社会道德责任等。

古往今来，“沉默是金”似乎已经成为一条无可辩驳的定律，为之高歌的例子不胜枚举，俄罗斯语言学界和国内汉语学界概莫能外，如“此时无声胜有声”（В такие моменты лучше молчать, чем говорить）、“一切尽在不言中”（Всё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молчании）、“静水流深”（Тихие воды текут глубоко）、“宁静致远”（Тише едешь, дальше будешь）、“一切邪恶自口出”（Все беды от языка）、“言多必有失”（Чем больше говоришь, тем больше теряешь）等。但是我们以为，任何事情总有其另一面。从社会效应来看，一味的沉默并非都是可圈可点。我们不妨想一想：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如果答应当局的要求，保持沉默，不再到处宣传他那套学说和主张，也不至于喝下毒药而死。司马迁如果和众臣一样，在汉武帝的朝堂上对李陵的兵败被俘一事保持缄默，他肯定不会触怒皇上而遭受宫刑。但是，他们都毅然以生命为代价，打破沉默，慷慨直言，难道这种行为不比沉默更为金贵？由此可见，历史的前进、真理的诞生、民主的昌明，总是要以一部分勇者的不肯沉默而付出牺牲为代价的。如果说在万马齐喑、不让说话的久远年代，保持沉默还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在今天政治昌明、言路开放的年代，再事事保持沉默，不敢说话，明哲保身，就不能不谓之可悲。这样的沉默不是“金”，而是糊涂，是懦弱，是逃避！因此，对交际中的沉默现象应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周民权 2014: 249）由此可见，社会型沉默关注更多的是道德和义务及社会良知。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发声时就发声，否则会被视为对于道义的反叛。

通过以上阐释，可以看出，沉默具体语义的确定不仅必须顾及交际语境、交际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认知能力，而且需要正常的逻辑判断和哲学思辨，从本体论和现象学等视角探究沉默的存在方式及其显现的表象，从中发掘沉默所蕴含的真正含义。

5 结语

综上所述，俄罗斯语言逻辑分析学派的逻辑语义研究集中体现在名词性短语和语义命题中的指称以及言语交际中的沉默等两个方面，前者聚焦词语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后者则关注无声交际中的逻辑判断，两者从不同视角诠释了逻辑语义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拓宽和丰富了语义学的研究内容，为句法学、逻辑语义学、语用学的深入研究发掘了新的视野与路径，亦为国内学界的汉语指称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除此而外，该学派对聚合与组合层面的指称意义、命题意义中的逻辑关系、真值意义中的逻辑要素、意向情态和评价语义中的逻辑结构等也有精辟的论述，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今后悉心探究。

参考文献

- [1]Арутюнова Н.Д. Молчание: контексты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А].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Язык реч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а.
- [2]Арутюнова Н.Д. Молчание и чувство[А].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Язык реч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b.
- [3]Арутюнова Н.Д. Язык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а[М].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 [4]Арутюнова Н.Д. Референция[А]. Ярцева В.Н. (Гл. ред.).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З]. Москва: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8.
- [5]Арутюнова Н.Д. Феномен молчания[А]. Язык о языке[С].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0.
- [6]Балли Ш.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вопросы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55.
- [7]Богданов В.В. Молчание как нулевой речевой знак и его роль в вербаль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А]. Языковое общение и его единицы[С]. Калинин: Калини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86.
- [8]Васильев Л.М.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М].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90.
- [9]Кронгауз М.А. Семантика[М]. Москва: АСАДЕМА, 2005.
- [10]Падучева Е.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е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5.
- [11]Эпштейн М.Н. Молчание. Метафизик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6.
- [12]Ярцева В.Н.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З].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0.
- [13]李 勤. 俄语句法语义学[М].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14]王鹏伟. 语义学中的指称与意义[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5 (5).
- [15]张家骅, 彭玉海, 孙淑芳, 李红儒.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М].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6]周民权. 20世纪俄语语用学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 (2).
- [17]周民权. 俄汉社会性别语言的语用对比研究[М].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8]周 薇, 周民权. Н.Д. 阿鲁秋诺娃的“沉默”语用研究[J]. 东北亚外语研究, 2019 (2).

On the Logical Semantic Studies by Russian “School of Language Logical Analysis”

Zhou Min-quan

(X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Xian, 71028;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Russian “school of language logical analysis” adopts different logical reasoning to analyze and explain language. Taking the sentential meaning as the basic research object, the school employs the thinking and mechanism of formal logic to elucidate the ways of expression of natural language. By separating the sentential meaning from the meanings of words in a sentence, the school determines what the sentence correspond to in the objective world or certain thinking patterns. What represents such views are the studies of “reference” in nominals and semantic propositions and “silence” in communication. The former focuses o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words and the objective world, while the latter concentrates on the logical judgement in silent communication, but both reveal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logical semantics, and broaden or enrich the approaches to semantics.

Key words: Russian “school of language logical analysis”; logical semantics; reference; silence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阿鲁秋诺娃语言文化思想系列研究与本土化探索”（17JJD740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民权，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语义学、语用学、翻译学、功能语言学、社会性别语言学等。

收稿日期：2023-03-29

[责任编辑：惠秀梅]